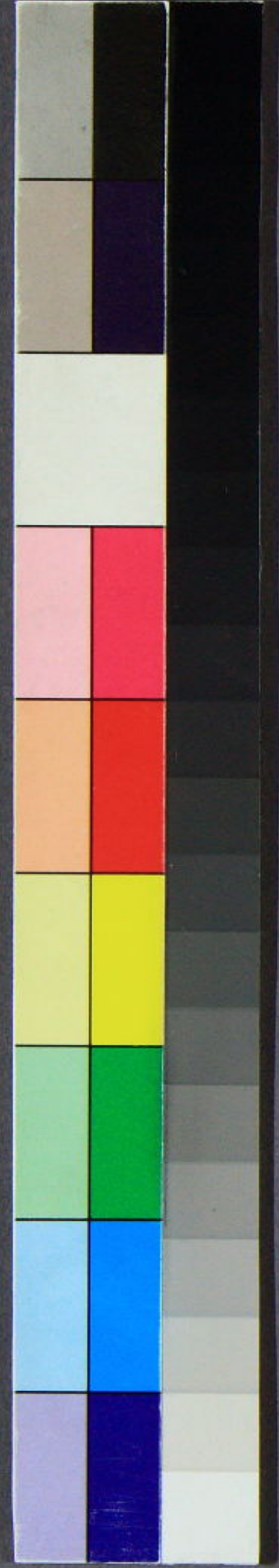


静菴集

四

平

~16
2392
4



和
2392
4-4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事實

趙元紀趙廣臨皆善人也靜菴家學淵源亦非

偶然

出李溪退溪語錄

趙文正先祖少從金宏弼學天質甚義志操堅
確見世褻道微慨然以行道為己任動遵繩墨
高拱危坐言必以時流俗指笑終不少撓以卓
行薦為司紙先祖歎曰我不求爵祿而乃有是
除寧赴科出身以事 聖主遂應舉登第選入

王堂 經席之上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
興至治之說反覆 啓達辭旨勤懇 中廟傾
聽一歲中超拜副提學光祖遂以致君經濟為
志知無不言多引清流布列朝廷欲革近代拘
常之習以遵古先哲王之軌于時流俗大臣多
不悅而莫敢言士林興起而間有好名者雜進
論議太銳作事無漸光祖曰做事不可卒迫當
以漸進每抑儕輩之喜事者於是浮薄之徒反
以光祖為色莊至有欲論劾者光祖自知事必
敗口 中宗曰臣學術不足爵位過高欲得一

閑僻之郡讀書進學然後乃復立朝而 聖明
不許故眷戀遲回臣罪大矣是時南來沈貞以
傾險得罪於士林欲革面以托清流而士類終
不與故懷憤未發及光祖為大司憲執法平允
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
袞等潛以得人心為飛語因洪景舟之女洪嬪
使聞於 中廟上心不能無疑出李珥栗谷
經筵日記下同
我國理學無傳前朝鄭夢周始發其端規矩不
精我 朝金宏弼接其緒而猶未大著及趙光
祖倡道學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學

者光祖之力也

白公仁傑與珥論靜菴退溪優劣珥曰論其資稟則靜菴絕勝矣語其造詣則退溪為優仁傑掉頭搖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靜菴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珥可大用而珥有輕率之病云人或尤之仁傑曰渠短靜菴擬以退溪之下故吾言云然

我國學問箕子時事則無書籍難考三國時天性雖有粹義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為學問只主詞華至麗末禹倬鄭夢周後始知有性

理之學及至我世宗朝禮樂文物煥然一新以東方學問相傳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為東方理學之祖吉再學於夢周金叔滋學於吉再金宗直學於叔滋金宏弼學於宗直趙光祖學於宏弼自有源流也但靜菴年止三十八而一時仕宦于朝未暇著書傳後故不知學問深淺而其所為之事則人皆欽仰近來閭巷間下賤之輩莫不修舉喪禮或有青年寡婦不欲他適皆已卯振作之餘效也

出奇大升高
峯論思錄

趙先生學問純正文章高潔為斯文領袖為吾

道寄托遭遇 中廟信任不疑自以為千載一時於吾身可以親見堯舜旁招野賢同志彙征如金淨金湜尹自任竒遵朴薰李紆金安國金正國之從布列朝廷昵侍 經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痛社私途靡開公道教士以修己治人之道教民以孝親敬兄之倫激濁揚清革染遷善三四年間風俗丕變矣奈何群小狙伏旁窺卒成貝錦一網打盡嗚呼痛哉 出任輔臣丙辰丁巳錄下同 趙文正得君數歲中超遷至大司憲三代以下所未有也走肖之識其術亦踈論者謂以此致

中廟之疑者誤矣尹叅贊金孫嘗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黜門外有人因行夏竦之術亂語一入是以甚敗讒人罔極為鬼為蜮乃如此夫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以有為者乎已卯之失政應此也當時趙靜菴則已覺其敗事頗自我抑而諸人反以為非至欲倒戈相攻靜菴蓋無如何耳 出延溪錄下同 又曰嘗於 中廟謁聖望見趙靜菴步趨翼如儀表可象一見可知其為人也 李公延慶嘗夜對同僚有 啓曰方今欲致太

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公進曰是謂光祖光祖
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
授以大任先生聞之馳見公泣謝之出疑
趙靜菴天性至孝自少慷慨有大志博學力行
遠捷高科躡躡盡清顯凡所設施不撓於人不離
於道士林咸推重焉當國家中興之運朝野
望其維新之治故公獨凝然建白請復先王之
法度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自以為不世之遇
修明教條庶幾更張天眷日隆擢用不次
特除公大憲以副群望把握紀綱令行禁止然

後來諸賢年少氣銳改弦無漸觸冒險阻物情
大乖公與申大用歸權仲虛搆等欲調適兩間
不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
不臧哉噫是非雖混於一時情狀畧露於後日
何必云云也吾與趙公最親且知死生以之者
也今當垂死恐吾子孫不知我交情之不負幽
明故庚寅除夕乘醉信筆書之出李耕陰
正日記
辛丑正月朔日往見閔公恐是閔奎留宿夜話因問
趙先生操心行己公之言曰先生居家律已不
愧古人為學篤實危坐積熟衣冠必端正自訂

而暮自初昏而三更兀然不動清曉早起冠帶
雖夏熱短宵不少變想其學問不及程朱亦不
遠但設施粗試遽至不幸當時之事可忍言哉

出洪仁祐
齋集下同

十三日夕往訪寡梅月下談懷意思甚好余問

向者終南守何如人也梅曰嘗聞於校理公

慶即
齋聘翁

蓋善箴儆輩過失者也趙先生一日執

聘翁手流涕曰自終南死後未聞過失為恨聘

翁曰公別無病痛恐器量不寬弘也先生曰正

中我病

嘗聞趙靜菴嘗以養氣章棲山寺一月乃究

得云豈於卒然之頃可能尋討乎

出成潭牛
溪續集

金老泉一日與靜菴及元冲大柔輩會話崔壽

城忽自外至長立不揖急呼曰老泉可飲我一

器酒即與之快飲曰吾乘敗舡幾溺心甚怖悸

今飲酒釋然也亦不辭徑去座中恠之靜菴曰

敗舡之喻指吾輩也顧諸君不知耳

出兩
丁錄

有隱君子匿迹於皮匠之中靜菴知其賢就而

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

然得君而後可為也方今主上雖以名用公

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矣

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出金壻

趙靜菴繫獄時不知得罪之由以為奸臣壅蔽

而為之既竄申錦柳雲等相議曰孝直不知而

去不可不喻使里中親信儒生追及孔果川語

之曰南袁洪景舟沈貞等會議於袁家先以讖

說搖動上心舉事之夕入神武門於閣門外

招大臣列書其名如朝廷請罪者而罪之靜菴

聞之曰上心豈至如此不以為疑出海東野言

趙先生之賜死也金吾郎柳淹有迫促之意

先生歎曰與古人抱詔哭傳舍者何其異耶吁

此言使人哽塞雖奉王命何忍逼迫後十餘

年淹之子橫羅門禍非命而終雖非自作之孽

無乃坐其父不緩大賢人須臾之死耶抑天道

以還假手於人者耶出樞應仁松溪設解

先生之死鄭光弼最傷念雖南袁亦甚嗟悼成

世昌夢先生如平生作詩與世昌曰日落天如

墨山深谷似雲君臣千載義惆悵一孤墳聞者

莫不憐之至有下淚者時議或以世昌輕播為

不可出海東野言

靜菴 賜死弟崇祖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間哀哭而來問曰郎君何事而哭也荅曰吾喪兄故哭嫗則何哭也曰聞 國家殺趙大憲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出金壻已卯錄嘉靖壬午康翎縣有三人俱在田鋤禾其一人曰旱勢如此今年亦必不稔近歲聞趙宰相光祖極清簡百僚敬畏各道州郡絕無請簡以此鄉里之中亦無叫呼之吏今聞被竄以死天灾恐由於此其一人來京告之即拿來拷問竟被極典坐同鋤者以不告之罪賞告者以綿布出魚

叔權押官雜記

趙先生少時入于人家有一女子欣然相近先生親之日暮令奴子載卜而移他家其女脫笄而給之先生挿于壁間而去出李彥迪關西問答今刊行本見刪先生之事以吾所聞則必不如是先生姿貌如玉人無賢愚見必慕悅少時出征夕投店舍梳髮有一少艾亦自京來者稍近侵昵流注不去先生情若難制而移寓此則恐非實傳先生乃當今人也人言不一如此舉不必信也出曹植南冥集

成公守琮字叔玉號節孝聽松守琛之弟也趙
靜菴方以古人事業自期士多出其門及得守
琮大奇之論譽不厭曰守琮才氣過於守琛已
卯秋對策 殿庭極論時事靜菴與南袞同為
考官靜菴見守琮策驚歎曰非成某誰能及此
袞欲沮竟不得榜出果守琮也及袞構陷士林
之後謂曰守琮之第光祖之所私也遂嘆臺官

啓奪之

出成守琛
聽松集

趙公昱字景陽號龍門年十九登生進兩試乃
憮然謂人之生世豈但以功名為事遂有求道

之志聞趙靜菴及金大成講古人義理之學乃
從之學聞太學中庸之旨日沈潛研究至忘寢
食靜菴嘗曰諸子中求道之篤無如趙某云

出趙某

梁公山甫字彥鎮年十四五歲隨考蒼巖公游
學于北方聞靜菴趙文正公以正學訓後進欲
將問業請于蒼巖公蒼巖公嘉其志許之公遂
負笈踵門文正公見其早有尋師之誠先授以
小學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也公孜孜服膺手
不釋卷文正公亟稱之

出梁氏
家錄

朴公紹字彥曾號治川未及羈貫便有求道之志才高亦能擢戊寅秋鄉貢三科皆居第一翌年春中司馬第二赴會試入就講席也舉止雍容應對詳敏講畢諸公皆曰今日得玉堂正字可賀時趙靜菴以憲長在座曰觀其精采非屈於人下者豈必以正字為期乎果魁大科諸公皆曰孝直知人矣出朴淳思齋集刑曹佐郎趙光佐以疑獄問於趙靜菴其時名士滿座適安瓚後至咨其所疑瓚之剖析如前名流所決靜菴乃曰若使安瓚在秋部當無滯

獄蓋惜瓚之才而譏趙之不斷也出已卯錄補遺

乙巳 仁廟即位太學生朴謹等上疏訟公冤請復職 上手札答之曰爾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 朝廷爾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思之及 上疾大漸下教曰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職及復賢良科事予謂 先王時事也可從容為之今 予病

如此不可不為光祖等並復職賢良科亦還給

可也

出李廷馨黃先記事

太學生上書言一蠹寒暄靜菴晦齋退溪五先生皆欲從祀白公仁傑唱言于朝曰一蠹寒暄中廟贈官致祭於家今不可更議也或謂晦齋退溪皆有立言垂後而靜菴則未也豈比於靜菴之為政一年市井小民事其父母生養以誠死葬以哀寒麻三年軍卒賤隸亦為居廬祭用木主墓必立石今北印阡隴標石羅列者皆非設教而督責遐邇感化人知為善俗尚孝悌

乃自然而為之若使行政數年則習與性成移風易俗彛倫之丕變亦可想已古之人有躬行治化者有空言治道者行治化與言治道雖其工夫有難易致効有遲速其為化行則一也然以身教人聳動感發而速行如靜菴者三代以下有幾人哉遂上疏云云

出已卯錄補遺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附錄

吏曹請除職啓

正德乙亥

安瑋

進士趙光祖明經術有行義為成均首薦所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請除六品准職

經筵請勿遷他職啓

戊寅正月

金淨

今經幄入侍之人上之所知也趙光祖在經幄輔益弘大物議咸以為稱職天意豈不知之乎承旨喉舌之地固當擇任亦可入侍

論難矣然不若專主其任也自 上真知其合
於經筵官則不必遷轉他職也臣與光祖志同
之人也其得同任固幸矣但計其輕重而啓之
耳

經筵論學啓已卯

朴世燾

今 上學問高明一時士類長短廣狹不能逃
於 聖鑑矣以今之人物可以布列庶官維持
世道矣然才德成就經綸大業者則蓋寡趙光
祖之為人少師金宏弼及其長也自悟奮發潛
心道學不事章句窮探義理一時之人頗多毀

謗或稱狂者或云禍胎朋友皆絕而不交也光
祖當此時立志甚篤不火撓屈而至於反正之
初始以其學倡導後生隨以感發者甚多雖是
匹夫而陶成士類之功及於朝廷廢朝板蕩之
後扶持士氣而鼓動之皆此入之力而亦由
上之培養矣

伸救啓已卯

柳雲

趙光祖等俱以狂疎只恃 聖上言聽計用而
一朝加罪臣等莫知其由前日臺諫之無故盡
逐亦不知其由 殿下復用光祖等君臣如舊

則臣等當就職不然則請斬臣頭以快奸人之心且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當光明正大不可說秘也初謂此事出於奸邪之徒密啓今聞自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今趙光祖等羽翼已成矣前日請設賢良科予意以為甚好到今思之蓋欲樹羽翼而為之也今欲盡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婿金朋胤亦在其中故不果耳此言騰播人口以入主之勢加罪二三書生亦何有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為之何若是耶外親信光祖而內有剪除之心君心如此此危亡之兆也

臣等不勝痛哭

又啓已加

金世弼

人不能無過知其有過而勇於悔悟速改則當為忠厚之君子人也或吝於改過則終至於暴棄之域是故夫子既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為過矣蓋苟安於有過而憚於改之然後方謂過矣則夫子之許其改過而自修遷善之意至矣頃者趙光祖輩欲效唐虞之治殿下尊寵而信任之於是新進之士必欲於一朝革舊更新以施三代之政殿下過用其人反

賄今日之憂此等人皆一世之名勝雖有過舉
之失不過引古之善政徒煩欲速之誠而已但
當警其過激導之以溫柔和緩而更化則
下涵容之德將同符於古昔聖王而乃加竄逐
根連鉤黨 殿下好善之心不免於偏一之歸
耳古人有以乘舟喻其偏重顛覆之患者伏願
殿下亦多溫勇改前愆毋使有過之人將不
及於改過自新之化

何本誠

鄭 譽

伏以人生有體操為男子立於天地間一幸也

不淪滯隸圉沒走糞土拔身為士二幸也服業
文字粗知義方不迷所向三幸也居于危亂
而于治平沐浴休澤四幸也遭遇聖明登身近
列出入周衛之中五幸也精交意會煦然相得
瀝竭肺肝蒙人主首肯六幸也凡此六幸固人
之所大願欲而都其一二者無幾况乎無之者
哉其生也幸其出也幸其行也亦幸不於是焉
竭忠畢誠極議盡知而遲回隱默耽寵沾悅苟
私其身而已孤人主辱知負平生志願仁人志
士所不忍為抑人主之所深病國家何利焉昔

比干剗心子胥賜劍斯二人者身遭暴亂忠犯
非君卒就陵夷而義士猶且悲之至今痛惋况
夫遭遇 聖理見知明主為依歸矣一動移之
頃 天威遽震煩刑吏極箠毒將竄囚以困殛
之噫 殿下之高位以寵祿之崇長以優容之
者果安在哉燕雀焚而仁鳥增逝愚夫戮而智
士遠舉况忠義之士結君臣之義人主之所嘗
親寵眷之親體任之而又從而親暴戮之雖有
廓大之才忠耿之徒亦安肯盡忠信而趨 闕
下以蹈其危機哉此鮑焦之所以立枯屈平之

所以沉湘也夫國之有士猶人之有元氣氣散
而人亡士亡而國喪建寧之黨禍起而漢祚非
元祐之正士銷而宋室危斯固已然之明鑑而
前轍之既覆者抑 殿下之所洞照而驚惕乎
幸昔者也臣等俱與數三臣者同命於 殿下
養育之中已逾年紀况今忝侍 經幄密邇
天聽天地神祇亦所共臨死生榮辱義不可苟
伏願 殿下垂察焉

仲寬疏

嘉靖
乙巳

康惟善

館學儒生臣朴謹等謹齋沐剗心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士習之於國家所關重矣士習之正不正而國家之治亂於是判焉故士習正則趨向定而國家治士習不正則趨向未定而國家亂為人主者可不思其所以治者而防其所以亂者哉然而其所以正士習之方亦在乎人主之明其好惡以示趨向之道然後在下之人亦有所觀感而知所趨矣顧乃世下俗汚人情莫不輪丸徇俗為之當然故必也拈出時人之目所覩耳所聞者而進退之以明其好惡然後人亦知其好惡之實而識其所依歸也嗟

呼當今之士習偷薄久矣可不究其所以偷薄之源而正之乎臣等竊念趙光祖以豪傑之才從事於聖賢之學風雲際會得遭我先王求治之誠一心循國期臻至治邦國不幸奸邪構禍使其愛君之臣憂國之士并皆齎志長辭而吞恨於九泉之下有志之士孰不仰天推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哉嗚呼光祖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司藝臣叔滋叔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再之學

得於鄭夢周之門夢周之學實為吾東之祖則其學問之淵源類此其平居待人以和接物以誠事父盡其孝處兄弟極其友研窮益精踐履益篤大本既立而功利之說不能淫故傷今而慕古貴王而賤伯公正之心方直之行不渝於金石而可質於神明則其行己之正類此及其見過於先王則感先王愛士之心喜先王待賢之誠以臯夔稷契之業責其身以二帝三王之治望其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知有其君不知有其身徒知有其國不知有其家凡

古之嘉言善政可行於今者無不建白焉凡今之賢人吉士可用於時者無不薦用焉古者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故使初學者學之古者有三物八刑之制故以藍田呂氏鄉約之法行之古者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故制薦舉之試則其事君之誠設施之方類此其行己之正既如此其設施之方又如此而先王之倚眷益隆則如鬼如蜮儉邪媚嫉之類將不得肆志於太陽之下故含沙石張機弩期伺其隙而一發焉則其不為所中者鮮矣嗚呼南衣沈貞李沆

之罪可勝誅哉哀以媚嫉奸邪之魁而飾以文
墨小技貞沉以貪毒兇巧之徒而聽哀願指見
公論益張是非益明而賢邪之勢不可以兩立
則相與謀為擯斥之術作為不經之識黯黯之
說熒惑 天聰中夜起事潛漏西門以驚動之
天門九重下情難達事起倉卒情偽難辨 先
王不得已而苟從其言初豈我 先王之志哉
當是之時太學諸生排闥抗疏號哭大庭爭囚
禁府則光祖之無罪明矣士林之憤鬱極矣幸
賴 先王之聖明特從末減之科而命之曰汝

等皆以待從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
心非不善也近來處置朝廷之事似為過誤使
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亦豈安耶然
則罪光祖者豈 先王之志哉自是之後檢入
植黨布滿要津目以為偽學為詭激指以為尚
奇喜事為變更舊章凡一時之賢士大夫莫不
鋤治而芟刈之噫茲數言者豈非古今奸黨擠
陷賢士之一竅乎尚奇喜事變更舊章之謗前
則司馬光之賢而不得免焉詭激偽學之謗後
則朱熹之聖而不得免焉况今末世奸邪之無

青卷先生集卷九
忌憚者欲搆賢士之罪則何患無辭哉及我先王追念光祖等之無罪而將欲為收叙之計則如衮貞沆輩陰嗾尹世貞黃李沃等無賴者數人上書誣論托以為布衣公論而置之重典世貞李沃之希世論疏固無異於徐嘉之上書乞斬朱熹而當時之奸人無有如謝深甫之抵書于地則其狠愎殘忍亦已甚矣臣等伏聞論命之議一決行路之人莫不涕泣失聲而哀其無辜則光祖之賢信於人深矣及其臨死從容顏色不亂但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又曰

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則光祖之忠誠天地之所共監也惜乎以光祖之賢遭先王之聖卒為檢邪之所搆而抱恨入地臣等每念至此不覺拊膺痛哭也夫以先王之明豈不知光祖之無一毫私心哉特急於鎮定衮貞輩之情而為此不得已之舉此豈先王之志哉噫臣民無祿不享遐筭遽有鼎湖之慟其未及追復光祖者莫非先王之遺悔也然則今日之責顧不在於殿下乎殿下誠孝自天愛所親敬所尊凡所以繼志述事者無所不用其極則

獨於光祖可不推 先王之初心哉 先王未
年上而臺諫侍從下而韋布之士交章爭論欲
明光祖之無罪不為不多而其於疏中率皆循
用詭激喜事之語此豈足以知光祖哉光祖之
行已處事平平正正而指以為詭激喜事者家
貞沆其人也欲以明光祖之志而反襲譖光祖
之說亦淺乎其知光祖也其曰變更舊章者臣
等請有以辨之自古及今法立而弊必生故三
代之時亦有損益之制則損之益之當與時宜
之而所不可改者唯三綱五常而已臣等未知

光祖之所更者其三綱乎其五常乎漢儒董仲
舒之言曰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先王之初廢朝之餘習尚存則豈非更化之秋
乎當其更化之時苟非聖人之神化則其所以
條教法令之施豈能無痕迹哉如其有痕迹則
習熟見聞以為尋常之人孰不自駭而自驚哉
然則決不可以更化短光祖也噫媚嫉之害萋
斐之罪萬死難酬貞沆雖已伏罪而不得正其
妬罔之罪則不可謂以罪罪之也况南臺尚以
奸魁享榮考終勸懲之道果安在哉忠君愛國

之賢卒陷不測之禍如賢固上之奸反享富貴
之榮豈不反哉伏願 殿下察光祖之至情念
先王之遺悔賜祭贈爵一如 先王之於金宏
弼鄭汝昌則士習幸甚國家幸甚嗚呼光祖之
追獎固無益於九泉之朽骨而臣等之所以眷
眷於此者正以光祖實乃吾儒之宗匠也自光
祖之死士氣之蕭然久矣士習之清薄甚矣至
于今日正直之風息廉恥之道喪靡靡成習貪
污成風人皆以模稜為貴軟熟為賢危言者以
為狂危行者以為偽諛佞之習有甚於西京之

末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於其間則
名之以偽學之流而加以詭激之謗數十年來
以此數字禁錮一國之賢人君子必使之無所
容其身而後已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忍言之哉
今我 殿下新服厥命四方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苟不及此時明示好惡則奸邪之徒必
將彈冠相慶而為善者怠矣嗟乎當時之士無
罪而橫罹者不可勝數而有如金淨奇遵之死
最為誣枉淨謫錦山遵竄牙山心知其必死而
及其禍起淨謫錦山遵竄牙山心知其必死而

欲與其母一訣淨告邑室乞暇覲其母于報恩
而還斯可謂亡命乎遵之母遠隔茂長行不得
自如則登嶺望遠以寓古人陟屺之思有頃而
還斯可謂亡命乎茲二臣者實欲亡命則豈有
自還之理乎兩邑之宰希附衮貞之旨鍛鍊而
誣告衮貞乃復攘臂肆言以為淨遵自為動法
古人而卒乃亡君之命則其流之所行類若是
至乃以是累光祖甚者又以不軌之名加光祖
而蔽錮 聰明可勝痛哉自古小人之巧飾無
所不至以趙汝愚之忠直亦未免於假夢為符

謀為不軌之譖而寃死道中則光祖之情亦可
以此而推之也伏願 殿下痛察而一雪之則
不唯三臣之魂感泣於冥冥之中 先王在天
之靈亦且喜 殿下能盡繼志之道也然而復
其職伸其枉明好惡之文也愛其人尚其志明
好惡之實也 殿下雖能復三臣之職苟不察
其情而愛其人而尚其志則其所以好
之者非所謂心誠好之者也雖欲明所好惡使
下之六知所趨向其可能乎此傳所謂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

等俱以狂簡叨居首善之地耳聞目見慷慨於心者非日非月矣夫以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群聚講論者只以科舉利祿為儒者事業不知禮義為何物學問為何事若有有志之士修身謹行抱經論心者則群排眾謗目以為道學之邪氣指以為詭激之餘習相與恠嘖而忌嫉之臣等身親見之不勝憤鬱究厥所由則莫非已卯之禍有以啓之也噫偽學之黨一錮一除而趙宋之國脉潛已斷喪茲豈非今日之殷鑑耶臣等徒能讀古人之書而貿貿焉不知趨向之

方嘗竊思其所以致此之源而未嘗不流涕於光祖之事故謹瀝血陳辭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幸甚臣等無任懇切之至

請廢

贈啓

陰慶丁卯十月

竒大升

天下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分明然後人心服而政事順矣是非不但出於人心而出於天理也故一時雖有蒙蔽斬伐而其是非之本心則終不泯滅也 中宗大王即位之初勵精求治登庸賢士其所謂之賢士亦樂為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為可復致而不幸讒言一入皆被大

罪當時趙光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大有物望自
上亦推誠信任小人之徒欲為讒間之際趙光
祖等有靖國功臣猥濫之論以此謂光祖收
合人心圖為不軌南來沈貞構成其罪或致之
死或黜而遠謫中宗不即覺悟二十餘年間
終于謫所者亦多至於末年始知其實己卯被
罪之人或蒙恩宥或見收用矣先王初年
國家多事其時士林有學識行實者見其恃妄
貪污之人則時或彈論無非為國事也而小人
媒孽以為浮薄之徒倡起己卯之習初論浮薄

之罪終置亂逆之律今則死者復職生者以叙
而是非猶不分明必是非分明然後人心悅服
矣我國偏邦風氣亦不渾全故少有知識無不
被禍高麗末鄭夢周有忠孝大節以程朱之學
為學為東方理學之祖不幸值高麗將亡之際
殺身成仁入我朝而傳習鄭夢周者金宗直
也學有淵源行又端方誨諭後學用其至誠
成廟知其賢以為判書而猶不能與世諧合至
於燕山朝有史禍士林被罪而禍出於其門徒
故宗直及焉又有金宏弼是宗直弟子也宗直

則大抵尚文章而宏弼則力行之人也 成廟
重之以為佐郎至燕山朝以宗直門徒被謫甲
子終受大罪 中廟即位惜其賢而表章之
贈職為右議政趙光祖又金宏弼弟子也有為
學工夫欲挽回世道防其利欲之源不得而死
至今朝廷之上不能明知是非不得已是其是
而非其非然後人心悅服趙光祖若表而追尊
則庶乎興起人心矣

又啓月十一

前人

小臣頃日以臺官入侍論趙光祖之賢而不幸

被罪之意言語之間不得分明啓達至為惶恐
光祖非允常賢士也天資粹美絕出等夷其為
學力行鮮有倫比晚屈科舉以大臣薦舉陞授
六品職及其科第一時賢士皆以光祖為領袖
四五年間 中廟擢拔置之宰相之位物望以
為允當光祖自以遭遇 聖明欲明道術淑人
心措世唐虞致君堯舜為心不幸小人因緣讒
間竟致大罪其時被罪之人不一而光祖則以
一國之人欽仰倚重故被罪也尤酷厥後 中
廟仁廟亦知其無罪矣其時為士者皆讀小學

故至今朝廷之上閭巷之間猶有興起之心皆其餘化也頃日小人欲害賢士而無可名之罪則曰此乃小學之徒小學乃聖賢之法言其間雖有一二人讀小學而心不正者豈小學之罪哉自上先定是非然後人心興起矣金宏弼受業于金宗直一日作詩曰小學書中悟昨非宗直見之以為作聖根柢宗直則家行卓異金宏弼鄭汝昌則學問純至燕山朝俱被大罪至中廟伸雪無辜此人等則以一時道學之宗皆贈右議政春秋賜祭焉光祖學行與宏弼汝

昌一般人物也一樣追贈則後人必有所矜式也

又啓

戊辰三月

盧守慎

崇儒重道聖王先之有真儒莫之追崇則聖人之道不明而是非終不可定矣頃在中廟初年趙光祖以間世粹義之質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為世大儒遭遇聖明罄竭忠悃以興學校明教化扶植斯文為己任中廟亦知其善言聽計用倚為良弼隆古之治庶幾可致奸臣南袞沈貞李沆忿猜忌克巧生克謀目緣

洪景舟構成不測之說恐動 天聽竟致竄配
非但非辜抱冤忠憤鬱結於地下數百年國家
元氣斷喪無餘士林之憤惋愈久愈深其後五
十年間檢小權奸連執國柄鉗制一時士氣摧
折公論鬱塞以光祖忠義道德尚不見廢獎異
數之典豈不深可惜哉惟幸 殿下聰明睿聖
洞照邪正已知光祖之賢而尚諉諸 先王所
為公論所激猶且留難臣等恐 殿下實未知
先王之心也 曰廟當初罪光祖時下教曰
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行見至治

汝等人物亦不為不良皆是可取之人示眷眷
愛惜之意以此觀之光祖被罪非 中廟本心
實出權奸之掣肘也至 末年頗有悔恨之意
盡叙光祖同時被斥之人悉置宰輔之列 仁
廟亦知 先王之意命復官爵 先王聖意據
此可知 殿下有何未安而不即快從公論乎
今若 贈以大官美謚明示好惡則繼志述事
之大孝也况今嗣服之初崇儒重道轉移世道
此其機會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

又啓 四月

竒大升

趙光祖 贈職事一國人心之所同然也小臣
前亦暫達近則大臣亦 啓之自 上想已知
之而猶且留難者必詳審之意也然而下情則
恐或尚未洞照以為未安矣自爾洞照當次第
舉行矣下人之望則欲其即快從也自 上致
力於講學則道理漸明光祖之賢自爾知之如
崇獎等事自 上先出則尤好矣

又啓 九月

李 滉

趙光祖天稟秀出早有志於性理之學居家孝
友 中廟求治如渴將興三代之治光祖亦以

為不世之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相與協
力同心大有更張設立條法以小學為教人之
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若久不廢治
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年少之輩急于致治不無
欲速之弊舊臣之見擯者失職怏怏百計伺隙
搆成罔極之讒一時士類或竄或死餘禍蔓延
至今士林之間有志學者惡之者輒指為已
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污名儒不出職
此故也 廢贈光祖追罪南察則是非分明也

請

加廢贈從祀文廟劄

十月

白仁傑

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以來始有淵源
逮至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明程朱之學循蹈
規矩非禮不動大礪名節興起斯文得君致理
修行德政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姦臣南
衮沈貞等肆其鬼域構成貝錦竟致冤死朝野
之痛久而彌新獨宮中以奸邪蒙蔽之深未之
知耳 中廟晚年收用光祖輩流之賢才 仁
廟末命追復光祖已適之官爵公論可謂少伸
而物情猶為憤惋者以光祖之道德忠義未盡

暴白故也當今 臨御伊始四方風動國論不
可以不定士習不可以不正謂宜追獎真儒極
其廢崇贈以高官義謚列諸從祀文廟之典則
明天理淑人心一道德同風俗豈不足為清朝
之盛舉乎

請從祀疏略

庚午五月

前人

臣謹按卒 贈領議政文正公趙光祖以性理
存心以繩墨律身以達不離道為事業以致君
堯舜為規模不幸橫罹讒口不得考終然流風
遺澤沒世愈著至今士林尊尚道學貴王賤霸

者皆斯人之烈也其丕闡絕學之功優於鄭夢
周金宏弼遠矣伏願力扶道脉追念賢儒使得
從祀則足以矜式士林裨益風化矣

又疏

萬曆丙子

前人

我國從祀之賢惟鄭夢周協于士望其餘薛聰
崔致遠安裕輩皆出趙光祖下遠甚尚享盛禮
而以光祖之學之功獨無報祀臣實痛心伏望
商議大臣俾列從祀之典則士類觀瞻斯文丕
變矣

又疏

己卯五月

前人

殿下不許趙光祖從祀文廟臣不敢更瀆 聖
聰姑舉光祖之事功粗陳其一二焉我國自箕
子設教之後數千百載以儒名世者寥寥無聞
獨鄭夢周始倡道學金宏弼克承其緒猶未大
著至趙光祖年十七篤志學問動遵規矩終日
肅容危坐如泥塑人每至二更末三更初或假
寐或解衣以寢至四更梳頭盥漱正衣冠端坐
讀書則以小學大學論語近思錄性理群書為
先踐履則以孝悌忠信為本終始不怠如恐不
及至庚午中進士魁聲名洋溢人無賢不肖皆

曰東方之賢人也蓋真積力久之實充於中溢於外者也是時安瑒掌銓衡初授司紙以通仕路厥後中乙亥科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以行道濟世為己責立朝五年上格宸衷下聳儒林以德化人幾成至治士知向方俗尚孝悌非惟館學儒生相率禮法至於市井小民亦皆慕效事親以誠生養死哀廬墓三年上下通行亦皆光祖德化之所及深山窮谷亦被化及小有爭鬪則必曰此為不善之時乎其感人之深為如何哉但從者如韓忠朴世燾等亦當時士林之領

袖而才高氣邁剛銳過中自用直遂區別舊臣激怒小人終成大禍惜乎有賢如光祖而年少之輩過激招禍有如是者若光祖處事詳察惟務中正年少之輩欲駁鄭光弼則力止之欲行鄉約行齒咄則雖不強止而猶慮生弊目今矯激之以為不可而止之者固不可拔舉光祖之賢人無間然而群兇乃以為曲學詭行之人至於市井之廬墓者目為詭行而欲訊之士夫之向方者指為已卯之餘孽而攻斥之故嘉言善行泯滅而無傳焉 殿下即位之初臣啓於

矯激上下
親有羽翼

經席曰宮中至今必以光祖為逆賊 殿下曰
光祖之非逆賊宮中已知之矣然 殿下無自
以詳知故儒生賜額之疏雖非關重而亦不見
許此臣之所以不敢以從祀再瀆而陳其事功
焉

請二賢從祀啓

辛巳十月

李珥

教化之術擇其可合師表之人而委任之可也
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獎先賢使後學有所矜
式而自 上每以為重難焉近日賢者雖不可
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沉潛理窟

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學之心

又啓

前人

館學儒生累請以五賢從祀而自 上不敢輕
舉固是難慎之道但我 國受命以來諸儒非
無可從祀者而今尚闕焉豈非 盛典有虧乎
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聰崔致遠
安珣則無與於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斯三人
者可以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第以諸
生汎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
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

可疑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
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
誰曰不可哉

請四賢從祀疏略

甲戌

趙憲

臣愚又因中朝從享之事而深有所感焉蓋
士習之趨一視其上好之所在而殿下頃於
館學儒生諸賢從祀之疏屢陳而不允近臣
經席之啓亦不領可是實沮一世向善之心
也臣竊憫焉夫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繼往開
來之業趙光祖繼明斯道而有拯世淑人之功

李彥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顛持危之力茲三人
者求之中朝則許衡薛瑄之外鮮有倫比而
求之東方則薛聰崔致遠安裕之徒未有及其
見到處者况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
之嫡統進則引君當道之誠懇退則引君當道之誠懇
退則因才設教之意切切乎講論之際善者聞
言而景慕惡者望風而自戢當今之士稍知尊
君愛親而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
也但國家既不能大用於生時識者已嘆其太
平之難見而又不肯崇獎於死後不推竭效

詆之輩傍觀竊喜而昔之興起者咸有沮喪之心甚有登其門而沮迹于聲利者不及其門者將何所賴而為善乎嗚呼從違之際若不大關而士習之邪正已判于此殿下其可謂重難而不之從乎况此金宏弼四君子所當從祀之議朝無異言士無異論而尚此遲留者謂斯人為不賢乎臣伏願殿下亟獎四賢列于從祀不徒尊其人而又必用其言盡取其所嘗啓沃之說而日陳于前以資聖治如四賢之親達于冕旒而又推其餘使八方士子知所矜式則

庶乎廢崇嚮用兩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起乎九民矣

館學儒生請五賢從祀疏略

臣中

任叔英

臣等竊惟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文元公臣李彥迪文純公臣李滉俱以命世之儒遠承不傳之緒出乎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前繼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語其志則堯舜

君民誠可謂稀世之真儒百代之宗師而尚闕
崇報之典未享必芬之祀則明時之夕典士林
之缺望孰有大於此乎噫五臣之言行事迹赫
赫焉在人耳目者歷百年如一日則 殿下之
於五臣固已洞燭而明察之矣非假臣一二談
也而姑舉其大者言之性溫才明篤志力行沉
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敬動遵禮
義奮乎絕學為世儒宗則宏弼之學鄭夢周後
一人耳生並一世志同道合麗澤取義相與磨
礱明五經而究其歸趣講魯論而發其關鍵精

探義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則汝昌之學於斯
文大矣先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主敬涵
泳本源研窮者貫徹而愈明蓄養者崇深而愈
厚紹緒乎洛建接響乎洙泗則其修己治人之
方繼往開來之功真無讓於古聖矣彥迪英悟
出入天資近道持敬功深大有定力講明體履
於致知誠意之地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
五箴三省治已愈嚴十條八規告君愈懇則宜
被 中廟之嘉獎而比之真德秀者也李滉有
大焉資稟超邁充養淵宏真知實踐啓益發與

啓蒙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之學以明朱
書有節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闡至于
十圖之書六條之疏無非明聖經闢異端之說
則集四賢而大成為我東方之考亭者其不在
斯人乎茲五臣者主盟吾道指南後學而光前
事業既著於當時啓後功德益顯於來世至今
閭巷之間縫掖之流尊尚之景仰之迷道者得
以知返異談者得以歸正咸知好賢惡惡子孝
而臣忠環海東一域皆囿於禮義之心者果誰
之功也惜乎以如是之德以如是之學足以措

世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而遭遇休明不得施設
於當時天不欲斯民蒙至治之澤歟何其不幸
之至此也噫士之遇不遇天也惟其使德行事
業不墜於地而恒顯於世以為斯道之衛者豈
不在崇其德報其功以明尊師象賢之義乎昔
我 先王念斯文興廢之機推好賢樂道之誠
追加廢贈 命撰儒先錄聽建書院且賜之扁
額不與同時之恨不得大用之嘆每形於 經
幄之中論思之際則 先王之尊寵五臣為如
何哉然則知五臣之德者莫如 先王知五臣

之功者亦莫如先王故崇報之典表章之道無所不用其極而惟從祀一事特未遑耳豈以五臣之德之功不足以當此禮也前日荅儒生之疏曰宜待後日聖意所在斷可知矣臣等翹首跂足以待曠典之舉而臣民無祿弓劍遽遺吁舉先王未舉之禮行先王未行之事者其不在於我殿下手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追

贈官謚時

傳旨

隆慶戊辰四月十一日

卒大司憲趙光祖以間世粹義之資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為世大儒遭遇中宗竭忠盡誠欲遂堯舜君民之志興學校明教化以扶植斯文為已任中廟亦知其賢言聽計從倚為良弼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可致而正人得志邪人所不幸姦臣南袞沈貞李沆等憤其平生不容於公論因緣洪景舟至以不測之說巧成

書卷之三十一
姜斐震驚 天聽竟致竄死使國家元氣斷喪
無餘此實迫於群姦恐動構陷初非 中廟本
心 中廟當初罪之之時 下教曰汝等俱以
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行觀至治果有為國
之誠矣但處事過激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
以為安及其 晚年收用同時被訴之類至置
之宰輔之列以此見之其非 中廟本心尤可
以知 仁廟誠孝出於天性其於 中廟遺意
無不體行追復官爵自乙巳以後尹元衡秉國
亂政憤清論之議已欲箝制一時之口至以此

人等指為逆類晦盲否塞至于今日尚無伸雪
褒獎之舉豈不深可痛惜哉當茲 嗣服之初
國是不可不定士習不可不正此乃繼志述事
之事轉移世道在此一舉先祖 贈以大官美
謚以明士林之趨向以答國人之顙望事下吏
曹等 傳教

謚議

已巳○未
詳詳製

趙先祖受純剛正直之氣資稟既異窮聖賢義
理之學充養有素尋師於險難之際唯道是資
潛心於精一之中以敬為主斂飭夙夜發揮經

傳研廟益精踐履彌篤言行中禮孝友出天本
之於身心而推之於家國當求道之日罄匪躬
之忱慕古傷今徇國忘家以程朱之學責其身
以唐虞之治望其君 經席論列盡是嘉言善
政當時薦揚罔非正人吉士聞風者誠服觀德
者心醉文明之化將興禮讓之俗可臻其忠正
素節不渝於金石純粹大德可質於神明矣邦
國不幸姦邪構禍志未及施殉身以歿嗚呼痛
哉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以正服之曰正請
謚曰文正

從享

賜祭文

萬曆庚戌
未詳誰撰

王若曰真儒後千載生不闕繼往之學盛德必
百世祀聿舉從享之文道之將行時蓋有待
惟卿金精玉潤廣雲和風以周程張朱之心
接孔顏思孟之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修於
家庭孝友睦姻任恤之風行諸鄉黨際 中
廟亨嘉之會擢上第登庸于廷國人信若善
龜士林仰如山斗含雞舌於至署晝日接三
戴易冠於烏臺風采倍百君仁臣直股肱喜
而元首起哉言聽計從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鄒魯之教大明於時堯舜之隆可指其日云
胡神武之變遽出 聖明之朝一陽初生群
陰盡剝人無不至衆口爭崇於燦金天未欲
治孤忠竟底於折玉身一時之雖屬道萬禱
而愈伸大小群寮之進言非一二計中外多
士之抗疏逾四十年永言衛道之洪功允合
升配于文廟鸞停鵠峙况如瞻其儀形月輝
蘭芬亦足徵於文獻念卿未盡布之志增予
不同時之歎於戲元氣猶存斯文未喪莫謂
大業未究於當時尚使遺風盡振於來世故

茲教示想宜知悉

五賢從享文廟後頒教文

九月初四日

大提學李廷龜

王若曰天之生大賢也不偶實係消長之機德
必得常祀而無疑宜舉崇報之典茲用播告
俾有依歸稽我東國之偏荒罕傳正學之宗
旨箕疇布教雖識禮義之方羅代蜚英未免
詞藻之陋迄至麗季千載僅見圃隱一人洪
惟 祖宗熙洽之辰允屬文明振作之運有
若金鄭趙李五臣者出真得濂洛關閩諸子

之傳格致誠正之功其揆一也讒諂媚嫉之
輩誰使參之窮通有時縱負一世之屈是非
自定何待百年乃知惟滉也遭遇兩朝其
志則挽回三代立言垂訓實是海東之考亭
格非獻規不愧河南之程氏肆並隆爵謚之
贈顧未遑俎豆之儀在正德紀元始有儒臣
之陳請自先王初服屢見多士之抗章惟
其舉措之難輕豈云尊尚之不至逮予纂緒
恨不同時尚有典刑奈九原之難作其誰與
享庶百世而為師爰答四十載顛望之悃擬

啓千萬世太平之業蓋有待而然也庸非天
而誰歟茲於本年九月初四日以贈議政府
右議政文敬公金宏弼贈議政府右議政文
獻公鄭汝昌贈議政府領議政文正公趙光
祖贈議政府領議政文元公李彥迪贈議政
府領議政文純公李滉等五賢臣從祀于文
廟之東西廡於戲聳動觀瞻作新氣象是邦
大夫賢者孰無尚友之心吾黨小子斐然永
存矜式之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孔孟心學對

李滉

趙光祖漢城府人事 恭僖王官至司憲府大
司憲天資異甚絕出等夷師金宏弼篤信好學
志在明道學淑人心以率一世不幸早卒
廟初
詔使許國魏時亮問東方有能如孔孟
心學者乎廷溪先生與禮曹相議為對

竹樹書院祝文

奇大升

惟公天賦之純躬履之篤逢時不遂脫輻沉璜
餘光在入流澤靡泯肇此明薦庶激懦頑

竹樹書院祭文

前人

年月日縣令某敢昭告于先正趙文正公惟公
天資茂異學履純篤逢時施設欲將惜世雍熙

而不幸齋志以歿至今有志之士莫不欽慕而
感慨人心秉彛之終不泯者亦可知矣茲建祠
宇用寓神棲惟公之靈尚克鑑臨謹告

又祭文

鄭述

鸞鵠之表冰玉之操夙奮承師直造正的德氣
嚴粹秋肅春融際遇當時身任世道彼天渺渺
萬事如何廟貌天涯百代增悶述也小子愧此
昏昏逝仰遺風庶幾有立薄羞致敬悲感纏膏
誠炳如丹先生是鑑

熙川書院祭文

鄭經世

嗚呼哀哉王潤金精先生之質規矩準繩先生
之德堯君舜氏先生之志幼學壯行先生之仕
罹讒而見擯先生之窮也命折而道全先生之
終也何小見之饒舌謂先生之智不及於卷懷
哀道廢之天定雖先生之誠不能以挽回堆先
生之生在漢之陽安先生之靈胡瘴之鄉豈先
生之不幸乃斯民之無祿抑身辱而名尊亦非
先生之所欲有斐兮寒暄寔先生之所嘗依歸
望玉川兮非遠想先生優然其相隨後先生而
莫及悲小子之俵俵登明宮而薦洞酌宛親接

乎先生之耿光

蘭竹屏談

鄭蘊

嗚呼道之顯晦而物之盛衰隨之物之盛衰而
道之顯晦亦可卜矣當蘭竹之遇賞於先生而
題詩於其上也蘭若增而馨竹若增而清於是
乎蘭竹之盛極矣不幸先生之道晦而不明則
雖有斯蘭孰蘭之乎雖有斯竹孰竹之乎况先
生之言志人孰珍而口誦之乎香埋空谷神斷
渭畝卒乃灰於兵燹而八絕清什無從而聞見
之則斯蘭也斯竹也衰亦甚矣幸而七日来復

先生之道大明於世則聞而知之者如趙守倫
全義元之徒相與追記八絕之詩而不記者只
一絕先生之曾孫婦柳氏不堪羹牆之慕思復
其舊物不貿市而手自績織成八帖絹素使其
子松年求名畫登蘭竹而仍書七絕宛然如姜
葵亭之屏風尹東臯之書畫而觀物反已之作
赫赫若前日事物之盛衰果不係於道之顯晦
乎噫先生之道有顯晦而蘭與竹亦有盛衰然
則蘭竹之遇先生庸非數乎而先生之道之顯
晦曰蘭竹而可見則先生之題蘭竹亦豈偶然

哉雖然蘭竹有形之物也道無形之物也有形
者有時而壞缺無形者無時而壞無時而缺皆
之晦也明未嘗亡也今之明也亦未嘗加明焉
後之觀斯畫者不以蘭視蘭而思先生馨香之
德不以竹視竹而思先生清直之節不徒誦其
詩而思其所以事親事君修己治人之道而有
得焉則斯屏之有補於世教不其重乎葵亭名
隱東臯名彥直皆一時名流也曰并錄之俾後
人知其始末云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月八日溪鄭
蘊謹跋

又跋

金尚憲

正德中姜葵亭隱畜一屏上寫蘭竹靜菴趙先生就題五言絕句八首其家寶傳至萬曆壬辰沒於兵火趙平澤守倫追記得七章而忘其一先生曾孫婦柳氏聞而悵慕計費捐貲命其子察訪松年俾復舊觀求叙其事嗚呼觀於此詩先生平日毓德進學之功夷險一節之志亦可知矣聖人所謂修辭立誠者豈不然乎其可敬也夫當先生際遇之隆群賢彙進舉世同好而幽貞卒萎尚節衆猜之句遽發於吟詠慨然有

感物傷時之歎豈見徹知著將有不可得而違者歟抑世道反復君子少而小人多自古而然歟其又可悲也已舊畫尹彥直筆今所作李澄云崇禎丙子日南至安東金尚憲識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